



吴祖光选集

这些文章除去应人之请而写大都是外界给我的刺激，感觉如骨鲠在喉，不吐不快而作。然而这一类文章常会给我招来祸患，甚至成为灾难。

半个多世纪的写作生涯里，编剧是我主要工作，其中最主要的是话剧的写作。但由于命运的作弄，使我

从六十年代开始，奉「上

级指示」写起戏曲本来。

我从来认为写作是个
人的事，不应当受外力的安排；但是由于我自幼迷恋京剧，这个上级的指示却和个人的兴趣连结起来了。

今天回想当年，在校学习期间我从不刻苦钻研，很不用功，至今自觉浮浅，而年近八十，远逾古稀阶段，后悔嫌迟，无法补救了。那末，我将凭着什么条件进行今后的继续写作呢？只有一项，就是一片赤诚。在这方面我将作到毫无愧色。



吳祖大連樂

吴祖光选集



戏剧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

作者近照(1995年3月)



1993年在张德蒂雕塑
的刘巧儿塑像旁留影。



1960年底从北大荒回北京后与家人合影。左起：
新凤霞、吴霜、吴祖光、吴欢、吴钢。

北京京剧院演出《三关宴》
剧照。赵乃华饰桃花公主。



1979年北京京剧院演
出《三打陶三春》剧照。王玉
珍饰陶三春。



《三关宴》剧照。赵葆秀饰
余太君。



1953年在上海夏衍家草坪上。左起：吴祖光、新凤霞、
夏衍。



1955年在梅兰芳家中商量影片《梅兰芳的舞台
艺术》拍摄问题。

目 录

牛郎织女	(1)
花为媒	(56)
荒山泪	(106)
武则天	(142)
三关宴	(202)
桃花洲	(233)
踏遍青山	(271)
蔡文姬	(343)
三打陶三春	(392)
凤求凰	(440)
绳伎红娘子	(501)

牛郎织女(二十场评剧)

人物

牛郎
哥 哥
嫂 嫂
老 牛
织女
王母娘娘
侍从仙女们、众织女

第一场

〔嫂嫂上。

嫂嫂 六月萝卜七月瓜，
公婆下世我当家；
每日开门七件事，
柴米油盐酱醋茶。
没事找事爱吵架，
独自一人闲磕牙。

奴家，孙家门的嘎氏。丈夫叫孙守仁，本是世代贫苦的农家，自从公婆下世，也是时来运转，我丈夫改业经商，可就发了财了。只是我们家还有个二弟守义，小名牛郎，是个粗鲁的庄稼汉；每天只知道拉着老牛下

田种地，死心眼儿，倔脾气，一点随和劲儿都没有。我想这一份家财，都是我们夫妻辛苦经营挣来的；牛郎日长夜大，还没成家；一旦兄弟分居，这家财岂不是平空被他分去一半！教人怎不心疼！我家丈夫长年在外，又没个可商量的人。咳！想到此事，就不免愁肠百转，好难分解呀！

(唱) 嘎氏在房中心暗想，
贫家致富可不寻常；
只为公婆都下世，
熬出来的媳妇才把家当。
世代的农家没福享，
是我劝说丈夫去经商；
我家的丈夫真是好样，
买卖生意他做得强；
不上三年和两载，
拆了茅棚住瓦房。
左邻右舍谁不夸奖，
都说嘎氏娘子有主张。
心中好难放下一件事：
只因为家中还有小牛郎。
一旦牛郎成家业，
家产平分我可疼的慌。
这才是贫穷常盼发财好，
谁知道钱越多时越着忙。
正想着牛郎没主意呢。他就来了。

〔牛郎上。〕

牛 郎 嫂子。

嫂 嫂 (敷衍地) 嗯。

牛 郎 天不早了, 我要下田去了。

嫂 嫂 对, 你去吧。

牛 郎 嫂子, 我还没有吃饭呢。

嫂 嫂 你还没吃饭, 昨天我给你烙的饼呢?

牛 郎 就那么一点儿, 我早就吃完了。

嫂 嫂 不是我说你, 你吃的可太多了。想当初我刚过门的时候, 你们家吃没吃的, 穿没穿的; 你嫂子真没少跟着受罪。幸亏这两年, 我教你哥哥出门做点买卖, 日子才有点起色。可你瞧你, 一顿吃那么多, 就像吃了解恨似的。照这样, 你是要把你哥哥吃穷了才算。像你这样没底的深坑, 我们可填不了。

牛 郎 嫂子不必多讲, 我不吃就是了。

嫂 嫂 不吃还行? 话又说回来了, 你有这么大饭量, 也不能饿着你呀。把你饿着了, 你哥哥回来, 我也是吃罪不起。好, 我再给你做饭去。(起身) 咳! 当家的人好难啊!

牛 郎 嫂子不必为难。我不吃了。

[牛郎下。

嫂 嫂 不吃了! 不吃了我就不做了。好兄弟, 人小气性不小啊! 真要赌气的话, 一辈子不吃那才算有本事呢。(思索) 再怎么说, 这样儿下去总不行。今天是丈夫回家的日子。趁他回来了, 我得把牛郎赶走; 免得夜长梦多, 更添烦恼。正是:

除去眼中钉,

嫂子我才称心！

〔嫂嫂下。

第二场

〔牛郎牵老牛上。

牛 郎 天上云多月不明，
地上坑多路不平。

是我今早起来，腹中饥饿，向嫂嫂要饭来吃，不但不给，反把我奚落一场。是我负气离家，无心耕种，牵着老牛信步走来。……(抬头看)不觉来到我爹娘的坟前。我叫一声爹！我爹不理我。我哭一声娘！我娘不答应我。爹娘啊！你们怎知道孩儿的苦处啊！

(唱) 我叫了一声爹，
我再叫一声娘，
儿受的委屈对谁讲？
叫一声爹娘泪两行。
不幸爹娘下世早，
哥哥发财就忘了牛郎；
春耕夏锄牛郎把地耪，
收了庄稼又开荒；
一日三餐我难吃饱，
严冬腊月没有衣裳；
孩儿我受了千般苦，
都只为嫂嫂不贤良。
〔牛郎愤激。

〔老牛走过来，向牛郎身边偎倚。

牛 郎 （唱）孩儿好比那浮萍草，
随水漂流到四方；
我有心跟着山水走，
心中可又恋家乡。

（牛郎抚摸着老牛）

常言道：美不美，乡中水，
儿还恋着老牛的好心肠；
他真比我那哥嫂通人性，
辛苦陪儿度日光；
他陪儿耕种陪儿苦，
也陪着孩儿受凄凉……
想到此处悲声放，
爹娘啊！爹娘啊！要与孩儿做主张！

〔牛郎哭倒在坟头上。

〔牛郎抽泣着、沉默着。

〔老牛东张西望，见四下无人。

老 牛 牛郎！牛郎！

牛 郎 （惊）啊。

〔牛郎向四面观望。

牛 郎 有人叫我！是谁叫我？（纳闷）谁呀？谁呀？没有人呀？

〔牛郎倾听。

〔风声。

牛 郎 是风？不是风呀。

〔水声。

牛 郎 是水？也不是水呀。

〔牛郎看着身边的石头。〕

牛 郎 是石头吗？石头是哑吧，它不会说话……

老 牛 牛郎。

牛 郎 （急回身）谁？（惶惑地）谁？是谁躲着吓唬我呢？是谁？

老 牛 （就在牛郎身边）是我。

牛 郎 （大吃一惊，跳起来）老牛！

老 牛 你别害怕，是老牛跟你说话呢。

牛 郎 （惊喜）老牛？是老牛说了话了？

老 牛 哼！说了话啦。

牛 郎 你是牛啊！你怎么会说话的呢？

老 牛 我告诉你，你可不能告诉别人啊。

牛 郎 我不告诉别人。

老 牛 （低声）我们牛尽跟人在一块儿，听了多少年的话，听也听会了。

牛 郎 噢。

老 牛 别瞧不起我们，我们都懂人话的。

牛 郎 那你们怎么一直不说话呢？

老 牛 我们不说话就够累的了。

牛 郎 那你为什么又跟我说话呢？

老 牛 那是我疼你啊。我跟你有交情，我是看着你长大的。

牛 郎 （感激地）好老牛，好老牛。你跟我说话了，你要跟我说什么啊？

老 牛 我看你哭得伤心，我也替你抱委屈呐！

牛 郎 是啊！老牛，你说，我嫂子为什么这样待我呢？

老牛 你嫂子是想着你哥哥做生意发了财了，家大业大，怕你将来分他们的家产。

牛郎 我不要他们的家产。

老牛 你不要，她可是怕你要呀。

牛郎 噢，是啊！他们从前没发财的时候，待我不是这样的。

老牛（得意地）我看的没错啊！

牛郎 那我怎么办呢？

老牛（像个老父亲的口气）你今天回去，你哥哥也家来了。
你就跟你哥哥嫂子提，你要分家。

牛郎 你怎么知道我哥哥今天家来？

老牛 那是我听见你嫂子念叨的。

牛郎 他们不是就怕我分家吗？

老牛 你不要他们的家产，你只要三样东西就成。

牛郎 哪三样？

老牛 你要我。

牛郎 那是，我什么都不要，也得要你。我还要什么？

老牛 还要锄头、犁杖。

牛郎 这样儿就行了吗？我就能过了吗？

老牛 这还不行？常言道：“锄头、犁杖是条龙，一生一世吃不穷。”还有你，还有我呢！

牛郎（思索）老牛，你怎么懂得这么多的？

老牛（感叹地）世上风波我都尝遍，

无非是苦辣与辛酸；

只管跟着我老牛走，

乌云过去你见晴天。

牛 郎 老牛啊！让我跟你说一句心里的话，我也不是傻子，我早就想着，这个家容不下我了，我是得走了。我又想……（他停住了）

老 牛 你又想什么呢？

牛 郎 你不笑话我的话，让我告诉你：我又想，难道我就不能有一个自个儿的家吗？

老 牛 冲你这样的好孩子，你能有家。

牛 郎 老牛，我问你，家里总得有个媳妇儿不是？

老 牛 这还用问，没媳妇就成不了家。

牛 郎 我就想，要是我娶个媳妇也跟我嫂子一样，我还是没家好。

老 牛 不，你能娶着好的。

牛 郎 （摇头）你哄我的。我凭哪点儿呢？

老 牛 就凭你能吃苦，能受累，你就能有个又暖和又乐和的家。你还能娶着天上的仙女作媳妇儿呢。

牛 郎 那是做梦，哪儿有这样的事呢？

老 牛 老牛还能骗你吗？你看是什么飞过来了？

〔喜鹊飞来，绕着牛郎飞，一边“喳喳”地叫。〕

牛 郎 喜鹊。

老 牛 喜鹊是来报喜的。（抬头）喜鹊，喜鹊，你快去告诉天上的织女，地上的牛郎要娶她呢。

〔喜鹊不停地叫着，像是应承，飞去了。〕

牛 郎 老牛，你说些什么？这是怎么回事呀？

老 牛 喜鹊有两个翅膀，他能上天，也能下地，他把我的口信儿带上天去了。你也听我的话，快回去分家吧。

牛 郎 嗯。（但是他还在犹疑）

老 牛 你连老牛的话都不听吗？

牛 郎 我听，我听。（兴奋起来）好！咱们回去！

（唱）老牛对我说了话，

他叫我回去闹分家；

分家不要金和宝，

只要锄头、犁杖，还有老牛它。

从今后我自立自耕种，

自成门户自成家，

但求不寄在人篱下，

牵着老牛我走天涯。

〔牛郎牵着老牛下。〕

第三场

〔九霄云外，云雾沉沉，织女织云。〕

织 女 （唱）谁知道九霄云有多么高，

早织云夜织云好似煎熬；

终日里只见那云烟缭绕，

白茫茫雾腾腾暮暮朝朝。

（念）云里生涯不计年，

空灵一片水连天；

世人都说神仙乐，

寂寞芳心实可怜。

我乃瑶池西王母座下天孙织女是也。就在这九霄云外，纺织天上的云锦；那王母娘娘统领仙班，甚是严厉，唯恐云层稀薄，走漏天上消息。命我们织女